

書叢生新

VI

波風的壇文

部輯編風楚

部版出社報楚大口漢

宣傳部圖書室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此書加意保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書賠償
-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歸還
- (四)此書如值寄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
立即繳還

81.0.13

1144

書叢生新

IV

波風的壇文

部輯編風楚

部版出社報楚大

9769

目次

新生叢書發刊詞

卷頭語

我對於武漢文壇的一點意見

武漢那裡有文壇

讀「武漢那裡有文壇」後

反對鹹水妹文學

再談藝術的本質

談幾句公允話

關於「武漢那裡有文壇的我見」

再談「文壇」「成見」及其他

文壇的風波

讀漾然先生文後

一點嚙嚙話

讀關於「武漢那裡有文壇」

答鳳文先生

補充幾句話

模倣與創造

新生叢書發刊詞

中國目下正站在歷史的轉換期，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不管阻碍如何重重，新中國一天一天地成長起來，是不可動的事實。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變革，不可謂不多。辛亥革命推倒了君主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共和國，可是這單是形式上的改革而已，本質上絲毫沒有新的變化，中國依然還是停滯在封建主義的階段裏。

民國十五年，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打倒列強，肅清軍閥的大革命，於是中國對外意識到自己民族的存立，對內逐漸脫離封建主義，向現代化的途徑邁進。在這意義，民國十五年的大革命，可以說是中國的飛躍。

然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建築於厚子論之上，它無視東亞——尤其中日兩民族——的運命共通性；從而同文同種的鄰邦却成爲個人主義的民族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最後釀成了這次東亞有史以來的大戰爭。這不得不歸咎於國民黨的歪曲的民族主義的實踐。

在過去兩年之中，伴着事變的進展，我國除自己以外，更意識到東亞，所以建設

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一經友邦提出，立即在我國引起廣大的響應，東亞協同體的理論博得我國智識階級的普遍的共鳴，苟認東亞諸民族的精誠團結為建設大同世界的出發點，則民族個人主義的面影逐漸淡晦，民族協同主義的輪廓日益明顯的甦生中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不可不說是簇簇新新的。

新中國的建設如何迫切地需要國民的革新，不待我們贅述，本叢書的刊行即為適應這時代的要求。即我們想以最淺易的文字，提供新中國的新國民所應有的教養於一般民衆，使他們得從歪曲的思想和無智之中，解放出來。

我們幸而生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我們更幸而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得為文化建設運動的一小卒。我們不敢藐視自己的微小的存在，願追隨文化界諸先進之後，永為新中國而奮鬥。際茲新生叢書發刊之初，敢述蕪辭，以明所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主 編 者

卷 頭 語

年頭臘尾的新舊之交，剪刀似的春天的風第一次來到武漢的時候，便吹綳了「一池春水」，使楚風上的作者們爲了文壇起了一陣風波，這雖然是「干卿底事」，可是春的驟人的點綴，不能說是毫無答責。

或許楚風的如此筆尖緊湊的一個片段，是代表了鑼鼓來迎一年一度的春節，那末，春之來臨，與這次風波，更不能遁辭規避，脫身罪藪。

風波是張望先生的「武漢那裏有文壇？」煽動的，但是追本窮源，却不能離開漾然先生「我對於武漢文壇的一點意見。」的關係，以後便在寒風習習，微波蔥蘢之間，慢慢地逐漸地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終於不可避免的，在漾然，張望兩先生筆鋒之下，掀起了武漢文壇未有的洶濤，緊張了楚風的局面，也緊張了我們的心弦，千萬條視線集中的一刹那，那就是張望，漾然，梅貴，卓人四位作者的一場激辯，連帶的對於「文壇」以外的「作品品質」與「作品風味」的問題，作

了一次檢討，以後便是張望，鳳文兩位相互質疑，算是在大風波之後漾起了一點餘波。

更可感的是李高新、汪曾亮、夢林、諸君，在這裏以嚴正的口吻，予以一些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武漢文壇沉寂前現在，這一次風波，不能說不是一點有意義的舉動，假使我們在冬天之後，乍聞一聲春雷，也許那時的感覺，正與聞見這次風波之起伏時相同。何況，這一次風波的結果，得到了武漢文壇消沉以來不可多得的收穫，為楚風生色，是文壇的驚盪，都足使我們執筆者感到無限的興奮。

因此，在這次風波結束，圓滿收場以後，就從事蒐集，編纂成一個新生叢書中的細胞，為這武漢文壇的生存留下永不磨滅的紀念，恰巧編竣的時候，正是新中央政府成立之際，預料出版之日，正是在新生中國喜氣重重中，新生叢書的又一樹的產生，或許也是無巧不成書吧！

僅在這裏，寫下這一點卷頭語，為它誌慶，並向參加此次風波的各位作者及本叢書主編之合作熱忱致謝。

我對於武漢文壇的一點意見

在現今沙漠似的武漢文壇，不要說希望它怎樣的爲文藝放一些光芒了，就是目前

這枯燥這單調這落伍的景象，已經够令人失望，幾乎我們要它在平庸中繼續維持它的現狀都不可能，它只是逐漸的墮落下去，沒有光輝，只有黑暗，這是一個多麼使人可怕的景象啊！

也許，武漢的位置，太內地了吧！風氣的閉塞，文化的落後，恐怕都足以成爲這唯一的原因，的確，不只現在，就是在以前，武漢的文壇，也是遠不及其他各地的，在這稱為中國中心腹地的武漢，自身該不免覺得有點愧色。

自從在軍變發生以後，武漢的文壇是漸漸的熱鬧起來了，其主要的原由，當然是因爲各地的文化界都集中在這裏，而刊物，報紙的發達也具有一點力量，在那時，凡是稍有名的作家，都在抗戰的旗幟下舉起筆桿來了，他們都乘着這抗戰的機會鼓起勇氣在這沙漠似的文壇開墾，結果文藝刊物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暴茁。而報紙的副刊也因爲有名作家的執筆，都蓬蓬勃勃地繁興起來，因此，在抗戰時代下的武漢文壇，實在



(南)

可以說是一個幸運的碰見。

武漢在被放棄的時期裏，各方面都向後方撤退，於是盛極一時的文壇，又在軍事的轉變下，沉寂下去，一直到現在，武漢雖然已經到了復興的階段，而文壇上依然是沒有進展，不但不能與抗戰發生以後的時期相比，就是和抗戰以前比較起來，也相差得不啻霄壤，這實在是武漢文化界的一重莫大的缺陷。而一般負有文化使命的工作者，恐怕也不能辭其責咎。

且舉眼看一下武漢文壇上的動態吧！除了懂有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的幾個刊物以外，再沒有什麼表現了，而關於質的方面，更是沒有一點收穫，普通一般流行的誨淫誨盜的文字，充滿了整個的社會，耳濡目染，幾乎無處不是，要想在現在找出具有文藝優美本質的產物來，那只有使你失望，在這一廣大的地域裏，難道沒有一個真正為文藝而奮鬥的文化戰士麼？我真不覺為武漢沙漠似的文壇嘆一口鬱氣。

最近，我看到一些作品裏面，雖然沒有淫穢的詞句，而其內容，却常常含有西洋韻味，甚至在文字中間，夾雜着一些外國語文，這真使我感覺得非常痛心，為什麼在好好的一篇作品上，染上外國的色彩呢？在一般的心理，似乎是非此不足以顯示出學問的淵博，特地用這來炫耀人羣，其實，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自己

本國文字的優美，是任何的國家所不能比擬的，這我們可以自誇，也可以自滿，所以外國文字除了在不得已的時候，似乎不應該插在文字的中間，這樣非但不能表現自己的淵博，反之，適足以侮辱自己的國體。

一般人都以為白話文即是西洋化的文字，因此，不知不覺間用上了外國語文，這是多麼可笑的一件事。

最後，我以十二分的熱忱，希望武漢的文化工作者，為這落伍的枯寂的文壇，努力地種出一點好的果子，而不要漠視了文藝的本質和本國的優長，使屹屹可危的文壇日益墮落至不可救藥的深淵。（一月二十六日）

武漢那裏有文壇？

張望

溘然先生，見了武漢「文壇」像沙漠似的寂寞，於是便太息起來。在太息之餘，於是便對武漢「文壇」發表了一點意見。他老先生說來說去，似乎真的是在對武漢「文壇」講話，好像武漢已有了了一個「文壇」。其實，武漢那裏有「文壇」呢！

記得是去年九月里，鄙人剛從鄉下出來，恰巧又沒有什麼事做，於是便成天的同了老婆和孩子逛街，這樣每天像個遊魂似的，東張張，西望望，偶然的，也常常站在牆邊看書報紙，尤其是副刊。那曉得不看倒也拉倒，一看氣就來了。只見那上面，全是登載着一些讓女人發覺那些男子的冷閑的文章；除此以外，更都是一些什麼笑話呀，奇談呀，諸如此類。鄙人過去，也很愛看一點幽默的文章以及笑話，所以在我讀了那些大作之後，那篇甚麼「笑話廣記」上抄來的，那篇是從「時代漫畫」上抄來的，以及那一篇是從「詩話」上抄來的，差不多我都可以一篇一篇像逐一的指出。可是五篇到有三篇是抄來的，舉世牠似乎也不看。而且，即或是你去發發了，編者也未必肯公開；因為一公開了，便會連抄的人都沒有了；那副刊便只有停刊。所以，鄙人嘆口

把氣便走開了。以後，便再也不大愿意去看那些東西了。

過了不久，偶然的又看看報紙的副刊，似乎進步了一點。不過那個老調子却依舊還在，也仍舊還是被那些充抄公把持着。不同的只是里面的花樣新了點吧了。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最近武漢的文化事業，是比較活躍了一點，有了幾種周刊月刊；而且，報紙上有個把比較進步的副刊，也逐漸的在向文藝的途上改進。但我們能因為武漢的文化事業，有了這樣一點可憐的成就，便認為武漢已經有了「文壇」麼？那就未免太客氣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武漢根本就還沒有文壇！

也就是因為武漢是還沒有「文壇」的原故，所以我們就不能斤斤計較，像漾然先生那樣，說武漢的作者們不該寫零穢的事實，和運用西洋風的文句。文學作品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為過；只要寫得藝術，也一樣的是良好的作品。像福樓拜的「波娃利夫人」，阿志巴綏夫的「沙寧」，曹雪芹的「紅樓夢」，王士禛的「金瓶梅」，對於男性性愛的描寫都非常露骨。但都都不失為偉大的作品。再者，中國文字的語彙，是非常貧乏的；我們的作者們，還得從多的向西洋的作家去學習；所以，在作者們的作品當中，模仿了西洋人的筆調，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於談到不該在作品中用外

國語言，那也沒有什麼，像普希金在他的傑作「杜布羅夫斯基」里面，寫進了很多的法國話，人們却並沒有說他寫得不好。所以，上叙的事實，都並不成問題，目前，我們對於武漢的「文藝界」，只有三怕：

一怕：沒有人寫；

二怕：有人寫，但却並不是自己寫出來的；

三怕：雖然是自己寫出來的，却並不是真正的文藝作品。

如果我們沒有了這三怕，武漢就可以說是有了「文壇」了。但這還待一般作者先生的努力才行哪。（一月三十日）

讀「武漢那裏有文壇」後

漾然

張望先生昨天爲了我的不值一顧的管蠶之見，發揮了一些極有見地的卓越的理解，捧讀之後，使我茅塞頓開，更進一步的明瞭了武漢文化的現狀，這不能不歸功於張先生的高論；謹向張先生敬致一點謝意。

不過，對於我所說的意見，覺得還有一點須要解釋的地方，想在這裏來隨隨便便的談一談。

張先生說，「武漢那裏有文壇！」是太透徹一切的事情了，「武漢的文藝只有這一點點的成就而稱爲文壇，未免是太客氣。」張先生認爲。但是，爲了現在的一般人行爲不如禽獸，我們能說「現在那裏有人」麼？事實上，他們還是具有人的一切，我以爲文壇好像花壇一樣，在事變以前，是經過一些有經驗有技能的園丁——作家建立起來的，牠的成績雖然不似大人物家裏的花壇。上海文化中心地那麼令人驚心，可是，在牠的上面，確曾開放了一些花，雖然這些花並不十分美麗，也並不十分香。但是文壇在武漢是曾經巍然地呈現出來了的。專變的炮火捲去了武漢的一切，文化僅存

文壇的風波

的傾巢，也帶走了，過去的花壇以的文壇，是遺留在武漢的文化歷史中燬了，被棄了，牠沒有人經營，沒有人灌溉，於是牠成了沙漠沉寂起來，蕪艸佔滿了昔日的花壇，至少這可以象徵着現在的被遺棄而沉寂了的文壇，因此，我說了武漢文壇是如沙漠般岑寂。這誠然是太息，而張先生的一武漢那裡有文壇！却是更深一層的感慨而憤然的話。總結起來說，我的意思是：武漢何文壇在歷史上是有成績的，直到現在，牠的精神還是存留着，我們不能否認牠的存在，現在牠說是消沉了，然而這只是失去了灌溉，如果作家們負起這個責任，武漢文壇就會似往昔一樣的繁榮。

誨淫誨盜的文字，是我始終反對的，對於這點我得首先聲明，我並不是一個假裝正經道學先生，但是，關於淫邪的寫作，我瞧不出牠有什麼好處來，雖然有許多描寫得很露骨而很真實的作品，我們不能否認牠是成功了，而就牠的功果講，是不是對於一般讀者沒有絲毫不良的影響，我不免有些懷疑，如果讀者們都以藝術的眼光來賞鑑這作品，那當然沒有話說，但是，每個讀者都具有藝術的眼光麼？這又是一個疑問，有許多學生們爲了性史的被禁，瘋狂的找着金瓶梅一類的小說看，就這個觀點上說，我們就知道這一類的書，給予讀者們的是什麼影響。上乘的描寫淫邪的作品，雖然在文學上成功的作品，而其價值是不免爲其性質而泛的。

引用外國文字；在必要的時候，是不能免去的，正如張望先生所認為一樣，牠有時也可以幫助作品的一部份，像某種主義或其個人的名詞，以及外國的學說名句等等，我們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翻譯，爲了免去夾掉其意；直接的用外國文字表現出來，這是應當的，但是，有許多人，根本誤解白話文是什麼；隨隨便便使用許多外國文字夾雜在中間，甚至形容詞也得用牠，難道外國文字比中國文字形容的力量來得正確吻合麼？我想說：這些外國文字，在作者自己以爲合于本國什麼意思，就可以用本國語言表現出來，如果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不知道牠是不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既意會了外文宇，而不能將中國文字寫出來，這似乎是未免太矯情。總之，像這樣濫用，無疑的是爲了表示自己的淵博誇耀着自己假了金，當得了西洋文化。

因此，我對於目前的文化界，除了贊同張望先生所說的三怕以外，還想補充一個四怕，第四怕什麼？怕作者們有了「成見」。因爲，在目前的文化界，是需要作家們互相研討互相理解而爲文化建樹一些成績出來的，如果每個作家都有着「成見」其結果同樣的和一切事情沒有例外，只有愈趨於鬥爭方面，而忽略了防礙了文壇本身的進展。

這也需要我們武漢作家自己勸勉着。（一月三十一日）

反對「鹹水妹文學」

李萬新

近年來我們文壇上有一個極可愛慮的現象，即是作品大量的粗製濫賣，作家成了文章販賣者，一篇寫三角戀愛的作品成功了，如是許多許多的三角四角以及無數角的戀愛作品都紛紛的登載起來，一篇描寫農村的作品被人稱贊了，如是一窩風的農村作品都搶先的披露出來，好像生怕成了時代落伍者似的；甚至一般足不出十里洋場的租界才子，也杜撰幾個阿貓阿狗的名字來上一套破產，不景氣！不管你頭痛不頭痛，橫直「多產作家」的王冠總是戴上了。

不單是在體裁和內容上是如此，甚且對表現個人作風的用詞用句上也是一樣，比如說從前在光華大學讀書的穆時英所作的「南北極」因取材新穎而博得一時好評，因他歡喜用「自敘體」，寫的又是下層勞工，所以每句歇尾往往用上一個「啦」字！如是一般比警犬的嗅覺還敏銳的作者在他們的作品裏也不管什麼都來一個「啦」，甚至在述敘一些高貴嬌滴滴的小姐們說話時也來一個「啦」，彷彿她也是不坐抽水馬桶而是蹲大坑的，於是你「一啦」，我「一啦」，竟形成一個風行一時的「啦啦體」，真

個是：

「有文就有屁，有屁就有啦」。

號稱爲象徵派詩人的戴望舒，從法國回來，介紹而且做作了不少象徵派的詩，起初原也「嚙哈」，但後來却弄得你見而生畏，因爲詩人的理論比什麼都難懂，什麼「象徵派，印象派，新印象派，達達派」，等名詞就已經够你頭昏腦脹了，再加上在他們長得真明其妙的句子中往往會夾上個幾乎比香煙還長的外國的文字，使你瞠目莫對；使你望洋興歎：「詩文之難，難如上青天」，詩人的理論難懂，詩人的詩比詩人的理論越發難懂，看了之後你也許覺得比王道士的符籙，九天玄女的無字天書更不易索解些的。

從前有人對這種文學襲上了一個「新八股」的稱呼，但我覺得并不相稱，因爲八股的形勢雖是固定，而內容却還須要創造，至於上面所舉的情境下的作品，是沒有個性的東西，簡直是可恥的販賣。

在這裏，我并不是完全同意戴望舒先生的作法，以爲作品過不應該受歐西洋派法和夾入外國文字，因爲作白話文的詩家太少，事實，歷史上我國的白話文的佳作稀少也是事實，爲了作品表現的圓滿，正不妨多多的學習人家，這正如作者所覺得以文言形

容描寫比較明確美麗の場合，正不妨利用文言一樣，（從前施塾存勸青年多讀莊子和文選以增加語彙，因此曾惹起一場筆戰，在這一點，我對他是表示同情的，）但這個當中最要緊的是自己的個性和主見，我們應該取所長棄所短，換句話說：應該自己寫自己的文章，倘若一意以模倣爲能事，那只是「文學上的野鴉」，一心只求迎合顧客，而不顧梅毒的傳染，社會上叫與外國人往來的妓女爲鹹水妹，因此我也將這種販賣洋毒的文學稱之爲「鹹水妹文學」！

拾人牙慧，不是好狗！（二月二日）

再談藝術底本質

鳳文

早幾天在本刊發表了不佞底一篇閒話藝術後，繼續發表了漾然君底對武漢文壇的一點意見，今日又拜讀了張望君底武漢那里有文壇？不佞讀了兩君底大作後，心中感覺十分高興，因為不佞前不久由滬中回國後，實在覺得武漢文藝界太寂寞了，偶然從報副刊看見些應時文章，不是談談女人屁股，就是說說女人底奶子。除此之外，就是從些老笑話書或雜誌中，抄來些什麼海珍聞，什麼幽默文章，這種情形正如張望君所說的一樣，因此不佞早就有意思，寫幾篇東西，來發表一點自己底主見，可是又怕副刊的編輯先生說我搗亂，叫這些謔文公不好意思，將一篇篇的媽媽奶奶大文章送來，反把我這篇主見丟在字紙袋內，豈不可惜，加以現在的稿紙又貴，什麼墨水，什麼信封，什麼郵票，都是要錢買的，稿子不登，主見不接收，賠償這些損失的稿費自然得不到，算一算，有些划不來，所以就擱下了。在早幾天偶然看見了，號稱某名作家底「高舉大腿叩門直入」一篇大文章，不覺又觸動了我底舊主見，才寫了那篇閒話藝術，在裏面不敢明目張胆的批評了幾句，恐怕說多了，編輯先生說我討厭：沒有兩

三天的功夫，竟有漾然君索性打開了窗子說亮話，直指武漢文藝界，不應有這些誹淫的文字，尤其是在新中國底環境中。我不敢說他老人家是因爲看了我那篇看不上眼的東西，激起的牢騷；抑或是有天同此理，人同此心，的一種共有眼光，總之他老人家這篇講話，比我大胆得多了，石激水起，今日果然引起張望君底響應了，漾然君底大作，我不敢作細細地評論，因爲這張報紙早沒有留下，找也找不着，只得就記憶力所及，與他老人家表同情罷了，可是張望君的這篇佳作，今日放在我手中，我自然要細細地從頭到尾看過一次，我看完之後深深地佩服張先生的一切說法，由張先生的筆調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熱心武漢文藝，我對於張先生別的看法，我都表示同情，僅有一件，就是：「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爲過。只要寫得藝術。」這句話，在我拜讀之後，我却不敢十分贊同。張君與漾然君所說的話好像是站在反對方向，一是主要不要露骨地寫這些淫穢的文章，一是主張可以寫，不過要寫得藝術，怎麼算寫得藝術，怎麼算寫得不藝術，這却要請教張先生，因爲這句話，好像太泛泛了，至於藝術底本質是純潔！——善，抑是污穢！——惡。（文藝自然包含在藝術內）由「作品描寫淫穢的事并不爲過，只要寫得藝術」這句話中，就可定規藝術是善是惡了；若說藝術是「惡」，張先生這句話，當然無疵可摘，若說藝術是善，那末，張先生這句話，好像有點矛盾，或許

有些可討論的機會，我并不是完全反對張君，贊成漾君，我呢，却是站在兩位先生之間。可是兩位作家，不要笑我是個囑咐呀——兩位所說的主見，我都贊同，但我也並不完全贊同。因我底主見：藝術的本質是純潔的是善的是引人向上的啓示，那末，一些低級趣味或啓示人類有向下的趨向，我是不表贊同的，然而在一般人所謂太難看的雕塑品或太淫穢的文字，若實實在在地有藝術真的本質，并不是賣狗肉掛的賣羊肉招牌，這種藝術品勿管是音樂雕塑或文藝，我是十分贊同的，如：有些冬烘先生看見了一件裸體雕塑品或圖畫，他必定要搖首說：太誨淫了，不大道德了，若這種藝術品真含有純潔或向上或更生的啓示，終久。總會有人承認這是真的藝術，一移冬烘先生底眼光，變成藝術家底眼光。所以我底藝術主見，勿論是何種作品，勿論是如何表現，只要以它——上述之事爲中心，那才算得是真的藝術，有真的藝術本質！

談幾句公允話

卓人

元月三十日得見了張望先生的「三怕」是對武漢「文壇」發出來的，我覺得很可以表同情，不料在三十一日，溧然先生又補充了一怕：「怕作者們有了成見，」也是對武漢「文壇」發的，說來大不敬得很！我以為這「一怕，」不但得不着我的同情，而且，我覺得這「一怕」是補充得多少帶着一點矛盾性質的，「文壇本身的進展，」難道就用不着「成見」麼？作者們有了「成見」，果真於「要作者們互相研討互相理解而為文化建樹一些成績出來，」有礙麼？我看未必，作者們有了「成見」不但不能阻住「文壇本身的進展，」相反的，要「文壇本身進展」的速度加快，是極極地需要作者拿出「成見」來的，在「作者們互相研討互相理解」的時候。

溧然先生所說，不要「成見」，也許是可以的，互相盲從，互相附合，將來為武漢建起一個有皮無實的「文壇」來，那實現是我們意料中的事。

至於鬥爭不鬥爭，那於「文壇本身的進展，」也沒有什麼，即使有什麼，難道真個預料已有什麼劇烈的鬥爭在蘊釀着麼？即使又有什麼，那溧然先生的「引用外國文

字，在必要的時候，是不能免去的，正如張望先生所認為的一樣，牠有時也可以幫助作品的一部分，以表示自己的淵博，誇耀着自己鍍了金，博得了「西洋文化」這幾句話，幾句冷辣的話，就可概見是早已預備完整了，對於鬥爭的一切。

再者，如張望先生的「對於男女性愛的描寫：都非常露骨，但却都不失為偉大的作品，」抑或如漾然先生的「誨淫誨盜的文字，我是始終反對的」這些廢話，雖然都各有「成見」，但我覺得不着你去提倡，更用不着他去剷除，還是我行我素的為妙！

又說到「文壇」了。事實上，武漢的「文壇」，在過去，誠如漾然先生所說：「是曾經巍然地呈現出來的」現在，不過是沉寂下去了，沒有一個努力於文藝的人材了，但它過去的精神却仍留在我們的腦內，它還沒有死，然而我們就不能因它的沉寂因缺乏人材，而去下斷定，像張望先生那樣：「武漢根本就還沒有文壇」雖然這「是太透徹一切」了；但也有些近於抹殺一切了，也許是神經過敏。（因為這是最易犯的）

武漢的「文壇」，現在可說是由沉寂漸趨於活躍，在向復興的路上進展，有許多話，當然是要武漢的作家們來說，我雖然不是作家，但我總算是忝在武漢人羣中的一位，所以，我也硬要來說一句話：

有話要說的武漢作家們是要拿出說話的「成見」來的。（二月四日）

關於「武漢那裏有文壇」的我見

梅 貴

武漢是不是有了文壇，依我的見解：可以像這樣的說法，在一月二十六日，深然先生發表「我對於武漢文壇的一點意見」一文的時候，在那時節，劫後殘存的武漢，實際上還不會有過文壇，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對於深然先生的那篇大作，根本上連題目也不能贊同。迨到二十七日，我始發現武漢有文化作家協會首次籌備會的產生；由於文化作家協會籌備會的產生，我們能說武漢有了文壇嗎？這不免是一個疑問。誠然像深然先生在三十一日「讀「武漢那裏有文壇」後」一文中所說的「文壇好像花壇一樣」武漢往昔因為有過不少園丁的扶植，而能使鮮美的花開滿了整個的花壇，而目今蕪艸却佔滿了往日的「花壇」看了上面的幾句摘要後，難免又使我發生疑問了，就以「文壇好像花壇」來說吧。我們知道，「土壇」的上面，若是開滿了花的時節，那麼我們才可以說「土壇」就是「花壇」。而相反的，在花連根拔去了以後的「土壇」我們却不能說「土壇」就是「花壇」了。因為時間與環境的轉移，「土壇」不見得仍然還是種「花」而變成「花壇」。張君先生說「武漢那裏有文壇」這是事實，決不是

「成見」！固然，武漢文化作家協會不能否認是準備建築文壇的集團，然而在短時期的籌備過程中，能說武漢有了文壇，這是太樂觀的人的幻想，進一步說，要使幻想變成事實，那麼還得不斷的努力才行。假若以現實說，因為武漢作家協會籌備會的產生，就說武漢有了文壇，那麼我們敢向提出這一句話的朋友們問一聲，他的果結在那裏？（在這裏得向武漢作家協會方面說一句話，上面並不是攻擊，而是希望武漢作家協會，能夠迅速的負起文化建設的初衷，挽救衰落期中武漢的文化。）

漾然先生說「在一個廣大的地域裏，難道沒有一個真為文藝而奮鬥的文化戰士麼？」我謹以十二萬分的熱誠，響應漾然先生的發出這個問題。的確，在劫後不久的武漢，幾個僅有的副刊，完全是進入了沒有「刊格」的路途中。做一個人，要有一個「人」的人格，辦一個副刊更應該始終保持着副刊的立場：爲了要求得廣大的讀者的擁護，而不惜犧牲副刊的「刊格」，那麼我敢武斷的說，失了「刊格」的副刊，與殺人不見血的賭博，是犯着同一樣的毛病，或許比賭博更厲害也說不一定。幸虧近些時來稍被改進，但願負責副刊的同志先生，能以這種精神來認真文藝而努力。

回顧張望先生對這種「誣淫誣盜」的見解，固然是實質上有許多像這同一類的文字有被推崇的價值，然而我們却認爲寧可單行本上有這種文字的揭文載，而不希望副刊

文 壇 的 風 波

上面有傷風化文字的刊登，原因是「報紙是大衆的讀物，副刊是大衆的精神食糧。」

當然比「誨淫誨盜」文字更明顯的裸體畫，尙且能博得一般人的稱贊，難道具有文藝性「誨淫誨盜」的文字，反而要受人的指責嗎？所以顯然的，地點也各有各的特殊性。同一的物件，在某個時候合宜，然而在另一方面 却是不合宜了。

歸根結底：雖然我不是一個作家，但是我敢譴請武漢的作家們，努力向建設「文壇」的道路邁進，等待到文化的果，開過了「花壇」的時候，才是「文壇」出現於武漢的時候。（二月四日）

再談「文壇」成見及其他

深然

因為我的拙文和張望先生的大作，引起了許多作家的意見，這誠然是如楚風編輯先生所說的導火綫一樣，使我覺得非常的榮幸，爲了我的一點管見，竟因此獲得許多作家寶貴的見解，這對於我不能不說是一件極有裨益的事；同時，在武漢沉寂的文壇上，也未始不是一宗極有意義的動盪。因為我們共同從事文藝研究的人，事實上離不了互相磋磨的，而惟有互相磋磨的結果，才能對於文壇的本身，有較大的貢獻，這是我敢斷言的。所以，我極希望武漢的作家們，關於這無忌諱的發表自己的見解，將自己的意見提出來商討。

果然，今天如願以償的讀到卓人先生的大作——談幾句公允話，和梅貴先生的大作——關於「武漢那裏有文壇」的意見。這使我精神上不覺頓時興奮了起來，同時，更相信武漢是有着「文壇」的存在；因爲在武漢的作家是這麼的多，而又是這麼的能寫能作，在這些有價值的文字足跡所及的地方，難道可以說不是「文壇」麼？如像張望，梅貴兩先生說的話：「武漢那裏有文壇」，那我就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位老先生對

于「文壇」的意義，有着怎樣的見解，我們既然在研究着武漢「文壇」的有無，那末我們似乎對於「文壇」的意義需要先去明白牠。我以為「文壇」是作家的作品荟萃的地方，有了作家們作品的足跡，我們就可以承認是有了「文壇」，現在武漢已經有了幾種月刊和半月刊，幾種報紙上的副刊和週刊，同時其執筆者，也都是武漢的作家，武漢既然已經現出了如許的作品，那我們說沒有「文壇」，眼睛未免太抹煞了一切。

張望先生說的：「武漢有了這樣一點點的成就，稱為文壇是未免太客氣。」同梅貴先生說的：「我們不能因為武漢有了作家協會，就說武漢有了文壇。」是一樣的，他們都是不承認武漢有了「文壇」。其理由是以為「文壇」的成就不好，就不能稱為「文壇」，其實，「文壇」本身的有無是一回事，而「文壇」的好壞又是一回事，決不能將它相提並論，我們更不能因為武漢的作品沒有到了得的程度，就說牠沒有「文壇」，如果都以「文壇」成績的好壞來決定「文壇」有無的話，那麼，是不是每個地方都要出來一位「魯迅」或者「高爾基」才能稱為有「文壇」？這不但是事實上辦不到的事情，就是擴大範圍來說，全世界又有幾位這樣偉大的人物？同時，我們可不可說：「沒有那樣成就的地方，都不能叫做「文壇」？」

梅貴先生的意見，完全以張望先生的話為依歸，並且，他說：「花壇沒有了花，

就祇能叫做土壇。「這是對我的比喻而發，但是：曾經養過了花的「花壇」，在花謝之後，是不是人們就改變了稱呼而叫作「土壇」？是不是人們等到「花壇」再栽了花，才回復「花壇」的名稱？同時，這「花壇」的築成，是爲了栽花呢？還是沒有別的功用，而只是讓牠成爲一個「土壇」？在實質上，牠的名稱是不是能加上一個和牠職責不相稱的「土壇」？這個事實上會給我們一個更確切的證明，用不着我來說明。總之，「文壇」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我們所以要把牠比做「花壇」，不過是想使牠更現實一點給大家看罷了，如果，梅貴先生對於說有「文壇」的朋友的發問：「花壇」的果子在那裡？」那我可以用坦白的回答說：「現在武漢所有的刊物，就是花壇的果子，也就是「文壇」的果子。」

在許多意見紛紜的情況之下，是需要一個人來說幾句公允話的，所以，在卓人先生的大作一經和我的目光接觸後，便感覺得有一種意外的驚喜，我用了極誠懇的態度，讀着他老先生的大作，到了末了，我才知道這完全是卓人先生抱着「成見」來說的公允話，卓人先生對於「成見」是這樣的誤解，則其公允話是否公允，無庸諱言，于是，我不覺凜然。同時，對於卓人先生對我的意見，也覺得有解釋的必要，在這裡，我不揣冒昧，再來陳詞。

文壇的風波

「成見」是差不多是指應該犧牲而不肯犧牲的主見而言，在任何場合裏面，有了「成見」，其影響的結果，決不會如卓人先生所認爲的那也沒有什麼那樣輕鬆。而且，實在的講起來，「成見」的應該犧牲，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創言，不要「成見」是一個普遍的要求和口號。因爲有了「成見」的人，就是堅持或執拗自己主張而不肯妥協的人，如果，人人都是抱着「成見」，不同情別人，那末，在人與人之間，將形成一個如何紛爭的局面，我們不難想像得到，同樣的我們在研究文藝的人，假若都抱着「成見」，則文壇上面的紛爭，又是如何的嚴重，同時，這「成見」的紛爭的進行，對於「文壇」本身的進展，是否有礙，我們不無疑問，因此，我們可以說固執着「成見」的，一定不能容于社會，一定是一個思想頑固的人。

卓人先生說：「不要成見也許是可以的，互相妥從，互相附合，將來爲武漢建起一個有皮無實的文壇來，那實現是我們意料中的事。」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卓人先生自己以爲是應該有「成見」，而於是抱着「成見」說出如上的話，但是事實上，我敢担保不要「成見」，決不致于使卓人先生所意料的那樣可怕的结果。而有了「成見」，也不知卓人先生所認爲：「可使文壇本身進展的速度加快。」反之，武漢的文壇，會因犧牲「成見」而復興起來，「要作者們互相研討互相理解而爲文化

建樹一些成績出來，「非但要犧牲「成見」，同時也更需要每個作家都有意見，所謂「研討」「理解」的寒象也就是意見，所以意見是可以使文壇本身進展的速力加快，而「成見」互相執拗的結果，祇有鬥爭。在這一點上，我想請卓人先生對於「成見」和「意見」兩個名詞不要混淆不清，而致於賜給我一個「大不敬得很」的品評。

在卓人先生的大作中，最扼要的一句話是「有話要說的武漢作家們是要拿出說話的成見來的。」因為卓人先生認為需要「成見」，所以，他是充分的將「成見」的氣氛溢露在字裏行間，但是他沒有看清「成見」和「意見」的分岐，於是乎使我蒙了「大不敬得很」的罪名，我在叫屈之後，在這裏更需要高呼：「成見」必須要犧牲！而「意見」是應該拿出來研討的。

關於我對於誣淫誣盜的文字的意見，同張曾先生的意見，都被卓人先生認為是一些廢話而主張：我行我素。這一點我不敢贊同，描寫性愛的作品，各人雖有各人的主見，但是我們既是在研究着文藝，那麼，這些主見，都是應該拿出來共同商榷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就各方面來觀察；研究。因為這是有關於文藝整個的內容問題，而不是「我行我素」的「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事情，卓人先生這樣的主張，根本是對於文藝的本身沒有責任心，如果，卓人先生以為我們的話是廢話，那卓人先生自己對於「

成見」問題的一些意見，又是什麼話？既然「我行我素」是卓人先生的主張，爲什麼對於我的反對「成見」又發表一些高論？這顯然的，卓人先生是有意的非難我了。我真不知先卓人生是什麼居心？

算了，我謹祝卓人先生「我行我素和」「成見」的主張成功！

讀 漾 然 先 生 文 後

張 望

漾然先生除了贊同鄙人所說的「三怕」的意見之外，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意見，認為在我所說的那「三怕」之外，對於目前武漢文化界，還有一怕，那一怕，便是「怕作者們有了成見。」

依漾然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覺得鄙人有了「成見」了吧。那真是大舞台對過，天曉得！固然，我決不反對；我說，「武漢那裏有文壇」的話，較之漾然先生的太息，「是更深一層的感慨而憤然的話。」但那却決不是我的「成見」。鄙人其所以說出那樣的話，只不過是因爲看不過武漢文藝界的沉寂，想用點把激將法，替武漢文藝界，做一點打氣的工作而已。如果事實上真前因爲我這一來，便激出了幾位很能寫作的作家，則不但武漢文壇有幸，就連鄙人也有幸了！但却沒有想到，也就因爲這麼一來，便被漾然先生大大的刻薄了一頓，那真的是未免太出乎我的意表之外了。

我把我寫的那篇屁文從頭到尾看了兩三遍；幼稚，淺薄，是真的；至於「成見」，却是一點沒有。而且，我簡直就可以賭咒，我除了想對於武漢文藝界的同人們，實

獻一點微薄的意見以外；至於對於深然先生，却決沒有一點惡意。我是始終純然站在研討學問的立場上說話的。可是，在深然先生的大作裏面，却可以看出有好些地方，是在挖苦鄙人，那就實在不知他老先生居心何在！

我雖然說過，用西洋風的文句和外國文，在必要的時候，是不能免去的話的；而且，我還說過，有的時候，牠對於一部作品，也未嘗不是有很大的幫助。但我却決不能承認，那就是「表示自己的淵博，誇耀着自已鑿過金，懂得西洋文化。」如果深然先生的這些話，是向其他的一般作者們說的，那就是侮蔑他們，因為在事實上，如果有一個作者，想描寫一個像「日出」裏面的高奇那那類的人物，也便不能不在寫的時候，用上一些外國語。同時，又有一般作者們，在寫作的時候，常常因為想不出一個適當的人名和地名，或是不愿意說出真實的人名和地名，他便可以用一些什麼了呀；W呀A呀等一類的字眼去代替。但那却決不能說，那些作者們，是因為了要賣弄自己的博學，才那樣做的。假如深然先生的那些話是對我說的，那我就得喊冤叫曲！因為一則，我從來就不曾在我的文章裏面，用過西洋風的文句，（因為我還沒有那樣的程度，用不會。）再則，在我的文章裏面，也不會用過什麼「愛」，「比」，「西」，「的」那一類的洋文；所以。如果深然先生的那些話是針對着我說的，那就實在冤

枉過度，就是打破我的頭，我也是決不愿意接受的。

至於談到在作品當中描寫淫穢的事實的話，我也並沒有鼓勵每一個文藝作者，都一定要去寫牠，都應當去寫牠。那只不過是覺得，在荒涼的武漢文壇，如果能够有幾個作者，運用這一類關於男女性愛的題材，寫出幾篇像樣的文學作品，也實在是一件使人高興的事情，可是漾然先生却會錯我的意思，以為我是在鼓勵和贊美淫慾的描寫了。再者，談到學生們因為「性史」，被禁止，便發狂似的去找「金瓶梅」看，那只是因為那一些學生們的淺薄；却決不會因為這塗一來，便失去了「金瓶梅」的藝術的和社會的價值。所以，有了淫穢的事實的描寫的「金瓶梅」，雖然漾然先生始終是反對的，不歡喜，而牠因本身却仍舊還是一部偉大的傑作！

總之，說來說去，我總覺得我是沒有一點惡意；而且，也決沒有所謂「成見」。然而我却決沒有想到，我本來是懷了一片熱誠去表白一點忠誠的意見的，却因此受到漾然先生一頓辛酸的刻薄，實在可以說是不幸中的不幸！；不過，我也不想在這裏多去分辯。只是，假如漾然先生愿以誠懇的態度，來談談讀書作文的優劣，那就實在歡迎之至！但我却決不高興他老先生再來刻薄我了！就此停筆吧！

一點嚙嚙話

漾然

感謝張望先生，在我得着「大不敬得很」的罪名之後，又承情給我一個「刻薄」的批評，我除了哭笑皆非以外，還有什麼話說？但是，我和張望先生所感覺的一樣，如果張望先生以爲我是刻薄而挖苦他老人家，那我也得來一個「真是大舞臺對過，天曉得！」了。雖然，我曾經說過：「三怕之外，還有一個怕成見。」但我可以賭咒不是針對着某個人說的，我的意思，只是向武漢文化界進一點意見而已，張望先生假使以爲我的這個小小的意見，有值得研究的地方，那不妨我們再討論討論，很用不着張望先生，將我這關於「成見」一怕的補充，硬拉到自己的身上去，也更不用着，張望先生喊冤叫屈和發誓賭咒，如果，張望先生覺得自己是抱着「成見」，於是因爲心虛的緣故，而硬派我是對着他老先生說的，那個自承的責任，便得請張望先生自負。

在我讀了張望先生昨天發表的一篇大作之後；我才知道他老先生是「因爲看不過武漢文藝界的沉澱，想用點把激將法，替武漢文藝界，做一點打氣的工作而已」足見張望先生並不是真心說：「武漢那裡有文壇？」但是，因爲其中張望先生提起了我的

文壇的風波

賤名，而對於我的所謂意見，加以一層層的批解，於是乎，我覺得不能辭其責，有重申前見的必要，便不揣謬陋，再作進一步的研討工作，而發表了那麼一點補充的意見，然而，我不是一個「很能寫作的作家。」給張望先生所激出的只不過是學識淺薄，經驗幼稚的一個不是作家的我，這未免使張望先生太失望，也許，這個結果，就是張望先生其所以「出乎意表之外」的緣故吧！

張望先生說：「除了想對於武漢文藝界的同人們，貢獻一點微薄的意見以外，至於對深然先生却沒有一點惡意。」同時又說：「我是始終純然站在研討學問的立場上說話的。」我對於這些話，除了非常感佩張望先生誠懇的研討態度外，同時，更分外的表着同情，由於同情，我對於張望先生對我所說的「刻薄」的批評，不得不表示「不敢當」和「敬謝不敏」的態度，而且，我很借越的表示我的「屁文」也是具着和張望先生同樣的意思的。因為這樣，像張望先生所說的：「深然先生的大作裏面，却可以看出有好些地方，是挖苦鄙人」，那樣一味的栽誣口氣，我也感覺到「不知他老先生居心何在！」而張望先生對我的「不知他老先生居心何在！」的質問，似乎也無庸置答。

引用外國文字的意見，在我重申的文章裏面，曾經說過，因為內容爲手民誤植，

雖然次日已經更正，恐怕張望先生及其他的讀者沒有看到，我現在且再來談一談。我曾經說：「引用外國文字，在必要的時候，是不能免去的。」而我反對的是：「隨便的用上許多外國文字夾雜在中間。」因為這些人用得太多失之於濫，沒有限制，如其這樣，我覺得不如爽快地用外國文字寫得好，同時，在寫的人，也未見得都利用得很恰當，這種畫蛇添足的文字，難道能夠說有價值麼？至於用西洋風味的句子，我的原意是和李萬新先生的意見相同，我更贊同我們應該捨短取長自己寫自己的文章的意見。所以，對於一種濫用外國文字和一意模倣的作風，我說：「無疑的是爲了表示自己的淵博，誇耀着自己鑊了金，懂得了西洋文化」張望先生難道同情這些濫用外國文字，和一意模倣的作風麼。我的對這些人的一些話，張望先生以爲我是侮蔑他們麼？那我真不知張望先生是什麼意思？同時，我更要在這裏聲明一句，我不是針對着張望先生說的，（因爲張望先生的確沒有引用過西洋文字。）當然也無須張先生打破頭來接受。末了，我想對於中國語彙貧乏的話，——這大概是贊同多用的了。再將我寫過的一段話寫下來：「如果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既意會了外國文字，而不能用中國文字寫出來，這似乎未免太矯情。」

由引用外國文字又談到淫穢的作品來了，我想說一句：「現在中國是需要大衆化

的文藝或文學作品的。」（請張望先生不要說我是唱高調。）由於現在文學的大眾化的需要，我們對於引用外國文字及淫穢作品，我深切的感到一個疑問，就是；是不是應該有一點取締；因為他們的結果：一個是使大眾看不懂，一個是使大眾受着毒，要曉得大眾並不是全都懂得藝術或外國文字的。因此，淫穢的作品，雖然是寫得藝術，而只是在一些有能够鑑賞藝術的階級裏面，有着無上價值，值得歌頌，而一流到大眾的手裏，就不免有誹淫誹盜的作用，這種誹淫誹盜的作品，對於大眾既然有毒，那麼，它在大眾面前，無疑的是減低了它的價值了。在現在武漢民衆還沒有到全部能够欣賞淫穢的藝術的程度，那我們就知道誹淫誹盜的文字是不是容於武漢的社會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薄的意見，希望張望先生不要再誤認爲「刻薄」，我極希望如張望先生所說的一樣，「懷着一片熱誠來表白一點忠誠的意見，但是却不願意接受對我的一切無意味，無理由的像「刻薄」一類漫罵的批評。（二月七日）

讀關於「武漢那裏有文壇」

汪曾亮

讀了張望先生致溱然先生信及溱然先生的答覆後，使我有無窮的感慨。「武漢那裏有文壇，」固然是張先生因一時之憤而發的消極語，但被戰神攫去了武漢一部分的文人是一個事實。武漢的文壇的黃金時代，我記得是在民廿五年至廿七年的上半年；那時在漢口所出的刊物（文藝的），雖不比上海的繁多，但已樹立了武漢的文壇，而大作家的來往於武漢之間，更使武漢文化界生色不少，祇少這是一種快感。

所謂「文壇」是需要若干大作家做牠的支柱的，亦要些作家們做牠的花木的；那末才巍然可觀。現在處在和平尚未來的武漢，大作家固然絕跡，一般作家都不是患着嚴重的「金錢病」，便害着「戀愛病」，那末，沒有話說，武漢的文壇因此荒蕪得不堪收拾。

還有一般人，他只想賺幾個「外水」，於是乎把他人的作品暫作爲自己的大作，憑着他有一手好字，上好白洋紙，每天抄一個五六千字向各報副刊上一投，編者先生們，不全是「萬知博士」，於是那些「偽作」都成爲了漏網之魚。雖然對於他，每月

有若干的收入，不無小補，但真實的作品，因他之故，只有積壓在編者先生的抽屜內，這種人是「四怕」中最可怕的一種。

武漢的文壇既如其衰落，難道就那樣的恁雨雪和寒風的欺侮嗎？不，我們應該使牠復活起來。

以下是幾點我個人的意見，謹獻於關心「武漢文壇」的同志；

(一) 武漢缺少培植及宣傳文藝的刊物，據我所知的，武漢只有「青年」和「新生」等幾種刊物，內容方面，雖然包有各類的著述，但關於文藝方面的刊登真是寥若晨星，我希望在稱為華中文化區的漢口市上應有一二種純文藝雜誌的發行，作為重築文壇的要素。

(二) 報章的副刊，這不能不算是武漢人們的幸福，每天能讀到兩種偉大的日報，而楚風編者先生而努力，使楚風從像「趣味與娛樂」一般性質的副刊脫胎成為燦然的文藝日刊，亦是令人愉快的一件大事。雖然一般作家們因受篇幅及字數的限制，不能發揮他們的宏才來問世，但我以為文藝的偉大著作並不一定限於洋洋數十萬言的，不妨多寫些寶石般的小品，詩與散文來充實武漢文壇的菁華。

「武漢那裏有文壇」是一句真實話！但作家們的頭腦不要當牠是消極而消沉了意

志，我們應當將牠當作一服強心劑，來刺激自己，把「四怕」作為我們的箴言，並剷除那「四怕」的「實際性」，不管他大作的時候也好，花木凋零的節季亦好，努力下苦工將這沙漠似的武漢文壇。闢成一座「伊丁園」。

答鳳文先生

張望

二月二日的本刊，刊載了某先生的一篇大作，有許多話，好像（僅僅只好像）影射到鄙人。但在那篇大作裡面，充滿了的謾罵，毫沒有一點站在研討學問的立場上說話的神氣；所以，在這裏，暫時不提到牠。不過，在這里，我有一個請求，就是，希望各位作家先生們，在參加這次論爭時，最好能够客氣一點。

二月三日的本刊，同時又發表了鳳文先生的大作「再談藝術的本質」，提出藝術的本質的問題，似乎有一談的必要。鳳文先生說：「我對於張先生別的说法，我都表示贊同；僅有一件，就是，「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為過，只要寫得藝術，」這句話，在拜讀之後，「我却不敢十分贊同。」爲什麼呢？據鳳文先生說：「因爲這句話好像太泛泛了。」把鳳文先生所說的這句話以下的話分析一下，我們便可以明白，鳳文先生的意見，是認爲我並沒有把握着藝術的本質。因爲，如果藝術的本質是引人向惡的話，那我所說的「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爲過，只要寫得藝術，」的話，便是對的；但假如藝術的本質是引人向善的話，那末，我說的話就是錯誤的了。如果我們用鳳文先

生本人的話說出來，就是「好像有點矛盾。」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藝術是什麼？有人說：傳達思想和情感的，就是藝術，這思想和情感，自然是社會生活的寫照了。所以，我們正不妨說，藝術，就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藝術的任務，既是在於牠是反映社會生活的這一點；而社會的生活，又並不是一方面的，是多方面的；所以，真正的藝術，就在牠能真實的去反映這些多方面的事實。同時，善與惡，也並不是絕對的對立的東西；牠是一個人的感情的兩方面。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決不創造單純的良善的人物；也決不把一個人寫成一個全然的壞蛋。而且，因為一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不同，對於善和惡，也都各人俱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以為，以向善和向惡作為藝術批判的原則，是並不能十分的準確的。

其次，我認為，一部文學作品，並不能因為牠描寫了善的一面，就能使人向善；同時，也並不能因為牠描寫了惡的一面，也就影響到人去作惡。而且相反的，在喜劇中描寫了圓滿的事實，人們看了只是一笑了之，却並不能得到什麼很深的印象；而在悲劇中出現的慘狀，却對於一個人的情感有極大的力量。所以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有一些人，決不會因為他在舞台上看了自殺的事實，便去實行自殺的。

所以，我的意見，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為過，只要寫得藝術

，「原則上；也並沒有極大的錯誤；而且，也並不十分矛盾。只是措詞欠妥（說得不光面堂皇）是真的。再者，我的本意只是因為武漢文藝界，在目前，實在是太消沉了一點，如果能有一位作家肯利用這一類的男女的性愛的題材，寫出幾篇佳作，也沒有什麼不可。但我的意思，却決不是叫諸位作家先生們，把男女性交的過程，也寫進作品里面去，這是我要聲明的。」

總之，文學作品既是以反映現實為任務，那牠就不得不注意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性愛既是人的生活的一部份，那末，我們的作家們當然是不能忽略牠的。但如果風文先生要問，對於男女性愛的描寫，要怎樣才算寫得藝術呢？這句問話，似乎也同我所說的話一樣，是問得「太泛泛了」。不過：同風文先生一樣，我也首肯以下的話，就是，對於那些低級趣味的作品，我也是不贊同的。

末了，還有幾句話也想附帶的說一下：我愛「十日談」，「沙寧」，「循環舞」，「金瓶梅」，但却決不愛「性史」，這話一說，諸位作家先生，大概可以比較的了解了！

補充幾句話

鳳文

二月二日刊出的一篇大作，我會稱爲王媽媽罵街的文章，究竟不可稱爲文章，因爲有好些矛盾的主見及語病，除了未抓住主題，一陣亂罵以外，內容真是貧乏得可憐，正如張望先生所說：「毫沒有一點站在研討學問立場上說話的神氣。」我爲此事，曾直接寫一信給我們底園主，請他老人家再莫讓王媽媽闖進這座園裡來罵街，……不罵園，因沒有街坊可罵，不然的話，恐怕園裏的花兒，草兒，樹兒，鳥兒及逛園的人兒，經她一頓亂罵，都躲避起來；那不是更糟糕麼？

論到張先生提及原文指摘的幾句話，我想張先生尙未十分透澈的解說，不能認爲滿意的答覆，因張先生曾主張：「只要寫得藝術，描寫淫穢的事實並不爲過，」再拿張先生對藝術下的定義：「傳達思想和情感的，就是藝術」這兩句話合併起來，然後把張先生決不愛看的「性史」來掙斷，顯然在語氣上又有矛盾了，爲什麼呢？因爲「性史」裏面的敘述，有些句子不是傳達思想和情感嗎？它雖沒有「金瓶梅」那些枝葉，但它不能被人否認，不是傳達思想和情感的；它底結構方面幾乎完全符合張先生底

主見？爲何張先生決不愛看呢？這是要取出性史上的一段或一篇，前後加些枝葉，才可算爲文藝上偉大的作品麼？請問張先生，反轉說過來「傳達思想和情感就時藝術」這句話，就概括藝術，好像太簡單了一點，據張先生底意見，只要反映現實生活，不管好壞都可表現出來，也不管影響如何，都可反映出來，那末，一般藝術家都可稱爲留聲機了，這種主張我不敢贊同，因留聲機是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生氣的東西；再張先生說到：「對善與惡各有不同的見解，」不錯，這句話是對的，但這能不能算爲藝術本質呢？能不能算爲藝術底中心呢？這祇能算是各人底主見，這種主見是不能影響藝術本質的。顯然張先生又以爲藝術底本質是以各人眼光來轉移的，照這樣說起來，藝術不但不能完全有引人向上的啓示，反使人在這現實的社會中「摸頭不知腦」的度着無謂的人生：豈不可憐！

至於張先生提到：「悲劇中出現的慘狀，……決不會因看了自殺的事實，便去實行自殺」，這幾句話也可說對的，也可說是不對的，因爲必須要以整個的劇情爲轉移，一個人僅看了一幕自殺的表現，當然只有恐懼及同情的表現，若他已窺知了全劇主旨，再看見自殺的一幕：多少是有影響的，不過由此得知張先生底意見是：雖然是有一些不好的描寫，是不會影響人生的，但這却是很危險的事：因爲一不小心，定會使社

會弄得一團糟，社會既然這樣，生活在社會中底人們又可知是怎樣了，但我不是說像這類的事實不要描寫，我底意見是：能全劇或全篇的情節，含有這藝術底本質，片斷的描述是無關的，因為它能調和或剋制人們一時因感情衝動的趨向。

我所主張的藝術本質，不是古典派以「善爲美」的藝術；也不是浪漫派以「美爲美」的藝術；更不是寫實派，印象派以「真爲美」的藝術；我是主張的是混合這三者以爲這藝術底本質，若一件作品，裏面有了這種趨向——本質，形式上是不關緊要的，但形式不要影響藝術底本質，若藝術作品真有了這種本質，形式是不能影響它的，除非它僅有外表，比方一個好材料的椅子我們可隨各人底主見塗上，各種顏色，但不能影響椅子本身，我們反被這些不同的顏色吸引而去利用它，若是我們用幾張薄紙糊一個椅子，外面塗了一些顏色，有了桌子的外表，却無桌子的實際，我們雖然去利用它，結果呢，不但得不着益處，反要受相當的損失，究竟這種紙糊桌子是對人生無有用處的。

以上所說的，仍是我歷來的主見，不知張先生以爲何如？（二月十四日）

模倣與創造

夢林

這兩天的楚風，好像是在歡迎舊曆的新年，鑼鼓敲得那麼熱鬧，有許多愛好而關心文藝的諸君，都針對着文藝上發表了一些很高深的意見，這當然是一個極可喜的現象。

然而，文藝在目前的武漢，似乎只有楚風還肯注意，（這是事實）一向被人認為荒涼似的武漢文壇，現在居然有了了這樣一番熱烈的研討，雖然沒有令人十分滿意的收穫，但事實上總可以够得上說是生出幾株嫩芽來，這一點小功，不能不算是楚風在實力的拓荒了，將來如果能够將死寂的沙漠而變為美麗的綠洲，這是我們十分希望和預祝的。

但我在未談到正題之前，我得首先聲明一句，我們只是文學的研討，不是惡意的攻擊。

前幾天的各位的大作，我們祇拜讀了一部分，故不敢妄自參加意見，今天讀得鳳文先生的「再談藝術底本質」一文，不禁使我底手指有些發癢，所以我就就鳳文先生

的大作來說幾句，這是要請鳳文先生寬恕的。

鳳文先生說：「張君與漾君所說的話，好像是站在反對的方向，一是主要不要露骨的寫這些淫穢文章」，「一是主張可以寫，不過要寫得藝術」，我讀了鳳文先生的這段，才知道張先生和漾先生的意見據我看來，「不要露骨」「寫得藝術」是沒有什麼分野，不過張先生的原文我沒有看到。現在我再就鳳文先生說張漾兩先生的原文把它們腳接起來一讀，如：「是主要不要露骨的寫這些淫穢的文章，但是可以寫，不過要寫得藝術」，（我是大膽了，請張漾風三先生原諒）這樣我看沒有甚麼讀不通的，所以我就鳳文先生的大作看來，張漾二先生的主張是同志道合，沒有界說。

再就鳳文先生的文里說：「怎樣才算得藝術，這問題好像太廣泛，藝術的本質是善不是惡」鳳文先生以為藝術是要在審美上要有價值的，這當然不可否認，所以寫的藝術和視的藝術也正是這理由，像大作里說：「高舉大腿，叩門直入」這類張競生之流的作品，當然只能迎合一般低級趣味，如果稍有知識的人看來，必定會說這是甚麼東西，再反過來舉個例：從前明星開映的潘金蓮，也有人罵她是個淫婦，但也有人同情她是被奮勢力所葬送的一個冤鬼，再如一椿極罪惡的事情，作者如果寫得藝術一些：是會使人見了知所警惕的，所以藝術的眼光不一定是正視，而是觀以背景，換句話

說，藝術的眼光和寫法，是超普通的，正如漾然先生說：「如果讀者都以藝術的眼光來鑒賞這作品，那當然沒有話說，」還有一個解釋，可以說是「不看事實，而祇看文意的」。

張漾二先生與我並無一面之緣，我也不是替誰來作答辯，所以先已聲明在先，這不過是學術上的討論，不是吹毛求疵，想鳳文先生該不至說我多事吧？一笑！

談到模倣與創造，我有一點不是意見的意見，現在也把它提了出來，忝此補白，社會上有句俗話，就是：「熟能生巧」，還有二句：「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很明顯的說，要創造必先模倣，這不過是抽象的說法，再拿事實證明，如果我們不讀書，怎麼能拿筆作文，如果寫字和繪畫不先摹倣前人的筆跡，字怎麼會寫得好，畫怎麼能畫得像；昨天李萬新先生提到了，魯迅和施塾存為莊子與文選而起的一場筆戰，所以我也來引用施塾存文章里的一節，「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再胡適之在談新詩裏說：「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又：「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也可以想到先有模倣而後才有創造，不但如此，就是現在殺人的利器，飛機大炮水艇，那一樣不是由老式變化出來，老式的東西，當然是已具模型而慢慢的改進的，呂氏兄

弟發明飛機，也是模仿蜻蜓而來，但在剛發明之時，也決沒有這大的威力。

當然我們不能把人家所作的東西拿來貼上自己的名字，這不是模仿，簡直是文學竊手，如果是模仿人家全篇中之一部分的意思，再加上自己的主見，這是可以的。

至於外國文方面，我很同情有幾位先生是這樣的意思，「我們要虛心接受人家的優點，」這當然不是說舶來品都是好的，譬如現在下雪，國貨棉皮袍的禦寒，是要比舶來品所謂的西裝要強得多，並且價廉，問題好像談野了，現在將我數年前讀到的一篇短詩，抄在下面：

記取窠A城負，B女士對我獨垂青，如今啊！C君已作入幕之賓。

這真是中西合璧的寫法，爲甚麼要像這樣寫，像ABC三字，中國有着多的是，還有郭沫若的一首，題目是「三個汎神論者」：

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爲我愛他的Panthoism，

上面的洋文就是汎神論的意思，爲什麼已經有了適當的翻譯而硬要寫洋文呢？題目寫了中國文，句子裏又插進與中國文一樣的意思的洋文，好象不是這樣便不算時髦，像這樣的作風，我們當然不敢贊同，故有人嘆息，「歐風東漸，國粹淪亡」。所以溧然先生說得好，「如果只可說意會，不可言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中國人，中

國人既意會了外國文字，而不能用中國文字寫出來，這似乎是未免太矯情。「果真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代表人家的意思，而不得已時而用時，（我想中國的字彙不會貧乏得如此地步）這只有原諒作者的苦衷，如果萬一不夠用，作者是可以杜撰的，我們可以把原文寫在上面，下面註以杜撰的生字，再加以說明，只要音義俱好，這是無關緊要的，我們不能把造字的責任完全放在遠在幾千年的倉頡一人的身上。

編者附識 本篇寄來時，編者因爲原文過長，沒有採用，現在，關於這「文壇」的筆戰，已是消沉了下去，這篇雖然是過時了，但是因爲夢林君的見解，比較是合乎中庸之道的，因此，便將他的大作刊出來，作爲一個結束。

文 壇 的 風 波



新 生 叢 書

VI

文 壇 的 風 波

每 冊 實 售 壹 角

編 者 楚 風 編 輯 部

主 編 者 張 榆 芳

發 行 者 大 楚 報 社 出 版 部

漢 口 江 漢 路 一 二 三 號

民 國 廿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出 版

